

◇ 安庆地理

温泉多古意

朱王芳

朋友说岳西县的温泉镇是个古镇,我有些诧异。记得去年冬天时我在朋友圈发了一个温泉小镇的视频,远方的友人问,这是北欧的某个小镇吧?画面确实有点北欧的风味——明净蔚蓝的天空漂浮着白云,远处连绵的高山白雪皑皑,车子行驶在宽阔整洁的路面上,像一尾鱼在游动。温泉镇的山水田园之美我早有感受,但对其古迹所知甚少。友人说,温泉镇的古迹多散落在那些山壑峰峦、街陌小巷深处。

第一站探访汤池老街。老街的左边有座刘氏宗祠。祠堂的前面是一注稻田,两个弯腰割稻的农人看到我们,好奇地挺直了腰身。路旁的电线杆上爬着藤蔓,一个矮胖的冬瓜悬挂着,像是电线杆上的一个挂件。高高的马头墙有些乌黑了,墙面斑驳。推开乌漆的大门,祠堂里的光线有些暗,站在天井抬头看,木制的檐廊屏风和门窗历经了久远的时光,但雕刻的镂空图案依然清晰可见。高高翘起的飞檐上是“八仙过海”,透着世俗喜乐。祠堂建于清代,曾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部驻地。岳西的许多老祠堂都曾成为革命者聚会之所,现今多为红色遗址。

街道上行人寥落,间或几间铺子开着,门面上涂画着“米粑”“米酒”字样。一间简陋的理发店大门敞开着,最里面摆放着一张老式的雕花床,还罩着蚊帐。胡子花白的师傅给一个躺着的老人正在刮胡子。师傅有七十岁了,老人年纪更大,八十多岁了。两个老人相识了一辈子,剃头的生意也做了一辈子。这样的交情,让人直觉得时光放慢了脚步。

来到冒着热气的汤池,两个刚洗完澡的老奶奶在汤

池外面的水槽里搓着衣服。里面的澡池里还有女人的说话声。一个年级稍大的老奶奶抬起头,有些自豪地对我说,她家就在这附近,天天来这洗,现在的水干净,有人负责换水。另一个脸色红润的奶奶搭话,这水好啊,洗了不生疮,还能治风湿。古汤池始建于明代,清朝道光年间扩修并建有楼阁,解放后曾多次进行保护整修。水不停地流,古镇的一代又一代人在此沐浴、嬉笑。

沿着蜿蜒乡间的柏油路前行,田野里一片片的草莓园、葡萄大棚、蓝莓基地错落有致。友人数起温泉镇的村名,汤池、榆树、莲花、东营、西营……一个个村落整洁而美丽,如同它们的名字一样富有诗意。

东、西二营隔河相对。光听地名,就能想象是古时屯兵所在。据说曹操率大兵征伐东吴,曾在此驻扎练兵,军营以河为界,一东一西,河东称东营,河西称西营。村内土地平旷,实为跑马练兵的极佳场所。

有顽皮者攀爬到高高的石顶上。巨石形似石轿,当地人叫轿子石。站在山顶,整个东西营大览一览无余。畈,田畴也。正是秋收的季节,一块块金黄的稻田,似最浓烈的颜料打翻了,稻香翻滚。梯田线条温润柔软,一条条不规则的弧线似波浪一样荡漾开去。波浪的尽头是依山而卧的房屋,白墙红瓦,分外亮眼。

友人站在巨石上指点家园,你看,右边前方是牌坊村,那里还矗立着一座建于清雍正年间的古牌坊,正前方的资福村考古发现了建于宋代“榷茶”的罗源场遗址,左后方的深山中还藏有千年古寺……

山野的风吹来,我有些恍惚。



大河奔流 李昊天 摄

◇ 你我口水

乡村美食

王敏

我刚毕业的时候在九华山脚下工作了四年。那是一个不像村庄也不像集镇的地方,既有乡村的山清水秀,亦有集镇的烟火人气,其中最令我不忘的是几样美食,位于环镇路与老街交界的红绿灯附近,有老周排档的锡纸鲈鱼,还有好吃佬家的臭鳊鱼、腌菜春笋、焗南瓜。

先说说老周家的锡纸鲈鱼。鲈鱼对半剖开,待油温上来以后,将鲈鱼下锅,高温定型,出锅以后放置在铺着锡纸、垫着洋葱的铁板上,再在鲈鱼身上撒点盐,淋一点料汁,放进锅蒸个十分钟就可以上桌了。鲈鱼外皮有油炸风味,肉却极为细嫩,鱼的鲜味与洋葱的脆香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,鱼肉多了香味,洋葱添了鲜气。口味重的食客可以蘸取外侧的料汁,不喜欢洋葱的,可以换用其它食材替代。

“好吃佬大排档”是另一家著名饭店。最有名的是臭鳊鱼,老板自己腌制的,制作工艺秘而不宣,但味道跟黄山臭鳊鱼的如出一辙。焗南瓜是另外一道品牌菜:一口小砂锅,锅底刷一层油防止粘锅,上面铺一层细薄的微型竹垫,南瓜切成15厘米长、3厘米宽的条状,放上竹垫码整齐,再在摆放整齐的南瓜上面刷一层蜂蜜,用温火蒸煮20分钟,软糯香甜,入口即化。

如果是在春天,一定要点一道腌菜炒春笋。春笋是皖南一带特有的菜蔬。直径1厘米的细长春笋,最嫩,稍稍长粗一些,便老了。采回来以后,细细剥去外衣,切成细碎的小圈状,配上上年冬天刚刚晾晒好的雪里蕻,搭一点青红椒配色,在锅里爆炒,香气便会四溢开来。

“好吃佬大排档”起初只是老街的一家其貌不扬的小店,后来经过五湖四海游客的检验口碑相传,成功搬到了九华山的新街里去了,但山下的游客们并不嫌远,好吃佬们缤纷而至,店里的服务人员也越来越多,据传生意好到上了省电视台新闻。

◇ 流年碎影

那一年

施小军

女儿打来电话,除了生活费用外,亦聊了聊她作为师范新生的感受,跟二十余年前我历经的大致一样,只是换了个新瓶。譬如,“三字一话”改叫“教师书写和语言实训”,有些莫名的“洋气”。忽然又说到每日的晨跑,一番愤愤的模样,我会意地笑了笑,看着窗外,仿若看到了那一年。

也是个将冷还暖、阳光明媚的深秋上午,桂香弥漫,雨雪似乎正在路上。男生512宿舍,十二个人的“杂货铺”。刚晨跑回来,我、老板和小龚,三个老烟枪边吞云吐雾,滋溜地喝着开水,边拉着呱。咚的一声,锁好的门被狠狠打开,撞到墙壁,又弹了回来。肯定是阿炳,这孙猴子进门,从来都是自带声光的。果然,脚还不曾跨进来,辨识度很高的大喇叭就开始广播了,先是批评同他一起回来的鸡仔和亮亮太老实,不晓得变通,又叮嘱他的晨跑卡,说回来时的校门口如何兵慌马乱,他如何地过五关斩六将,如何心慌,却不动声,分别找了三个老师盖章,多完成了两个每月既定的晨跑数字,又多了两个可以睡懒觉的早晨。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

师范院校,除了晨跑,还有课前卫生包干,两节大课中间有广播体操。与高中同学聊天,他很惊诧,说他们的大学都不要,让我以为上了个假大学。后来才知道师范学校的这一套规章都是从教前的实战演练,所谓身正为师,学高为范,你如是学,将来便能如是做。广播室除了放早操的伴奏音乐,还播新闻和报纸摘要,最吸引听众的却是点歌栏目。几级体育班的某某,为几级英语班的某某点首“铁窗”,顺便还送了寄语:“你在我便快乐。”我们哈哈大笑。

